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本草》學中的認識觀 3/3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91-2411-H-002-085-

執行期間：91年08月01日至93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暨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蔡璧名

報告類型：完整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3 年 12 月 23 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進度報告

計畫編號：NSC91-2411-H-002-085

題目：《本草》學中的認識觀 3/3

工作起迄時間：89年8月1日至93年7月31日

主持人：蔡璧名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一、中文摘要

「認識身體」與「照顧身體」，允為人類文明發展的一項重要課題。不同文化所孕育的認識觀，不但型塑出不同的身體認識與保健功夫，同時也與該文化的各種文明建構息息相關。中國傳統醫家本草學的認識觀，乃築基於秦漢之際成書的《神農本草經》，但這種認識觀如何在後代被援引、開展？是否與非醫家的思想傳統匯流而有所改變？這些醫學發展史與思想發展史上的重要課題，都尚待進一步分析與探討。

本計畫即奠立在過去對《黃帝內經》、《黃庭內景經》暨陰陽五行理論的研究基礎上，針對漢《神農本草經》以降之三國、魏、晉、南朝、唐、宋、金、元、明、清約百部本草專著，對上述課題加以檢覈。一方面分析其對傳統認識方法的沿用與改造（例如「陰陽五行」觀念的發展），一方面亦留意到其在掌握藥性、辨析物理上所側重的樞紐概念（諸如漢代通過各個感覺器官，經由「味」、「色」等感性認識來掌握藥性，金朝則增益以藥體在大、小宇宙中之「升降」為認識藥性之中介等），逐次充實對氣性之說明與證成。其次我們亦將本草的認識觀放在歷史發展的脈絡中，進行外部思想關係的探究：在這些新興認識方法或是對傳統認識方法加以吸納揚棄的背後，究竟與當時傳統思想的開展有甚麼樣的關係。並從傳統醫療思想發展的角度，探討本草學於歷代所建構的認識型是否與當代的醫療特色桴鼓相應、交光互影。就橫向的共時意義而言，一方面可檢視中國古代醫家本草學認識觀的特定立場，又在相當程度上可以支援我們對同一時期醫家傳統認識方法特性的掌握與理解。就縱向的學術史所牽涉的課題而言，本草學中認識觀的肇基與流裔，當不止局囿於傳統醫家生理學、藥理學、醫家思想、身體觀等研究領域，而是關涉了中國哲學範疇中的「陰陽五行」、

「氣」、「質」、「性」、「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等命題，並牽繫著傳統的養生思想（如：「長養後天之氣」、「服食」、「道醫」等子題）。本計畫旨在建構秦漢、魏晉、隋唐、宋元、明清認識觀的典型，以尋繹本草其物理與藥性發明的方法與過程，從而對中國傳統的認識觀有更多元而全面性的掌握。此不僅為本草學的研究開新視野，亦可使中國思想中認識觀的探討，隨同研究文本的擴展而擘開新局。

二、緣由與目的

本計畫基本上一方面延續本人博士論文關於《黃帝內經》醫家「身體觀」的考察，¹與近二年關於《黃庭內景經》丹家「身體觀」的研探；²另一方面則接續本人碩士論文對於「五行」學說的檢覈，³以及近作〈重審陰陽五行理論——以《本草》學中的認識方法為中心〉⁴對於「陰陽五行」說所作的重審與新詮。析言之：

- 一) 就醫家思想的研究而言，《黃帝內經》係屬傳統醫家的生理學論述，倘能進一步對於係屬傳統醫家藥理學論述的本草典籍，作一思想性的探討，自然能於傳統醫家之思想全豹，有較為深刻的掌握。
- 二) 就身體觀的研究而言，無論是《黃帝內經》抑或《黃庭內景經》所建構的身體認識，不外是作為認識主體的人，以觀念的形式反映並再現所認識的客體：「身體」。舉凡認識活動都包含三個結構要素：①從事認識活動的主體及其目的、②認識主體所要把握的認識客體、③認識主體與客體相互聯繫的中介認識方法（茲稱「認識觀」）。筆者於過去研究係主要

¹ 詳拙著《身體與自然——以《黃帝內經素問》為中心論古代思想傳統中的身體觀》[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叢刊》第102號，1997年4月]。

² 筆者於八十七、八十八學年度蒙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泥丸與丹田——以《黃庭內景經》為中心論魏晉身體觀的因革》。

³ 詳拙著《五行系統中的色彩——試論色彩因何存在於系統化五行說中》，收錄於《師大國文研究所集刊》第37號（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1993年6月）。

⁴ 《重審陰陽五行理論：以本草學的認識方法為中心》，收錄於《臺大中文學報》第12期（2000年5月）。

從先秦兩漢醫家暨魏晉丹家「身體觀」之系統論述，然於認識主體與客體相互聯繫的中介認識方法，則未暇詳論。因此，本草學中認識觀的考察，不僅有助於對傳統醫家之認識觀作一通則性的掌握；且由本草學所論列項目，尚包括人體其胞衣、乳、牙、髮、尿、溺等，身體同時作為認識主體與認識客體，或有助於對其間之中介認識方法，提供雙重的考察。

三) 就陰陽五行的研究而言，自戰國始倡五德終始說迄清末民初的王朝遞嬗，舉凡歷法、天文、政治、社會，乃至樂律、醫學，似乎都需於這上有道理。而儘管於《漢書·藝文志》中「陰陽家」的論述次第僅次於「儒」、「道」二家，但近世思想史的研究於陰陽五行的研究質量卻遠難望儒、道思想之項背。再者，文革期間「廢醫存藥」之論風行一時，意在主張全盤揚棄以陰陽五行為首的理論體系與辨症論治原則，而僅於西方醫學理論體系的指導之下，保留傳統中醫藥材的使用。筆者曾針對民國爾來相關陰陽五行研究的特質，大別為：「歷史研究」、「心物研究」與「理論研究」三類。簡括言之，大抵古史辨時期及後來者對該期論述之補充與修正，皆將研究重點置於考求思想之發生與發展的歷史演變上，故稱之為：「歷史研究」。而自一九四九年以降，大陸地區的陰陽、五行研究，首重意識形態的辨析，故稱之為：「心物研究」。「心物研究」雖在亟欲辨明唯物或唯心之思想屬性的目的下，對於理論內部或亦稍有觸及，但終究非以理論本身為研究重點，而從事較為深刻的探索。相對於歷史研究尋繹發生歷程 (genetic process) 的問題，所謂「理論研究」則是探究理論本身的內含品質 (intrinsic properties)，前者索其源流，後者探其構成。發生歷程的考證，固然有其尋繹思想軌跡、認識時空背景的意義；然而內含品質的究明，方足以檢視理論效力、掌握思維特質。而由前人之研究概況可知，陰陽五行於漫長歷史文化、思想傳統，乃至臨床經驗中的典範 (paradigm) 意義，並未獲相應的理解與詮釋；而陰陽五行說的研究質量，更頗不相稱於它對傳統文化所具之深遠影響；尤其值得注

意的是，在尚未對理論本身作出相應理解的同時，指導傳統醫學逾二千年之久的陰陽五行說，竟已面臨典範革命（the revolution of paradigm）的危機。近十年來，東、西方漢學界相關醫療史的研究頗為興盛，成果堪稱斐然。但對於陰陽五行說的歷史研究或理論研究，則尚不見卓越的進展。如美國著名漢學家 Charlotte Furth 處理性別與醫療的關係，成果卓著，但她對於五行說的看法卻仍延襲陳說，以為與古希臘哲學中的四元素說相類。⁵凡此均足見陰陽五行理論研究之於今日，誠有其不可忽視之急迫性與必要性。但是，前人以「諸子」為文本的相關陰陽五行思想之研究，鮮少涉及「道」與「術」之間的具體縮合；而以傳統五術為文本的研究，又多半僅移植思想研究者之陳說而簡化了馭「術」之「道」，使得「道」實際展現在「術」中的合理性與實用性黯昧不彰。是故倘使我們期望透過對陰陽五行原理的探討，來掌握「道」與「術」間相依互動的辯證關係，則熊十力所謂「專門之業」⁶宜為最佳之途徑。也就是說，倘期望對陰陽、五行理論作正確的理解，進而能化解其在當代文化領域所面臨典範崩解的危機，則一個理想的進路，乃是針對一個能夠使陰陽五行理論具體展現在生活領域的文本為研究對象，來進行深入的探討。自《黃帝內經》以降，「道」與「術」間的辯證關係，乃是傳統醫家典籍所同具的重要特質，即於「理論」建構與「實踐」工夫間，具有體用相濟的辯證關係。傳統對於天、地、人的理解與理論建構，不斷隨治療的實證過程而加以修正；而養生與病療的法則，也相應於理論的進展而作有機的調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傳統國人藥物認定之義界甚廣，舉凡動物、植物、礦物、水土、乃至於人類，舉凡可究其性質者悉可入藥，以襄助人體矯治非常、恢復正常、保持中和之狀。陰陽、五行，

⁵ 見氏著 *A Flourishing Yin——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 960-166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23.

⁶ 意指相對於「諸子」的「百家」典籍，說見氏著《讀經示要》（臺北：廣文，1985年）卷二，頁48-49。

既被視為彌充於乾坤萬物之理，而本草系列之作，又備載植物中的草、木、穀、菜、果，動物中的禽、獸、鱗、介、蟲、魚、人，更包括礦物中的金、石以及水土等，對數千百種藥物的認識，誠可視之為研究陰陽、五行理論的極佳素材。筆者於近作〈重審陰陽五行理論——以《本草》學中的認識方法為中心〉曾提出本草學中的陰陽之義，與其說是牽附傳統陰陽學說的框架，無寧說是出自認知方式的內在需求，故稱之為：「詮釋的概念結構 (conceptual framework)」。傳統本草學中認識主體與客體相互聯繫的重要中介認識方法，自然未止於陰陽五行原理，然當吾人企圖對本草學中的認識觀作一通盤的考察，其中對於陰陽五行理論，勢必也將提出更為臻密而深刻的詮解。

以上分述研治本草學中的認識觀，對於醫家思想研究、身體觀研究暨陰陽五行理論研究的繼承與開展。然就思想史上認識觀的研究而言，本草學中認識觀的考掘，自有其充分的研究目的與價值。自有生民以來，對於萬有的認識可說未曾中輟，但是對於認識本身進行認識和研究，則需同哲學（或思想）研究的發展相繫聯。認識觀 (the epistemological view)，是人們在認識世界的活動中所運用的各種思維途徑、方式和手段的總稱。認識的真正任務就在於達到事物的本質和規律的認識，並用它來引導人們的實踐。正由於本草學傳統歷時二千餘年綿延不絕，而所論列的物項，又包含諸多部類，因此本草學中認識觀的研究，不僅足以理解歷代醫家對萬有的認識活動如何進行，同時亦得以了然傳統醫家所詮釋的藥理與物性，何以於各文明中獨樹一幟。認識方法做為認識活動的方式和手段，隨著歷史的推移而不斷地豐富和發展。本研究將條分縷析三百餘味藥於各時期被賦予的不同詮釋，從而歸結、紬繹出認識型的歷史分期，以期掌握本草學中認識觀的因革與流變。更進一步尋繹本草學中認識觀的因革與流變，是否與中國思想史的發展趨勢時而交光互影甚或桴鼓相應。

三、 預定完成之工作項目及具體成果：

本計畫針對漢《神農本草經》所列舉上、中、下品之三百六十餘味藥為檢視對象，而以《神農本草經》暨以降之三國、魏、晉、南朝、唐、宋、金、元、

明、清，計一百部、一百七十九版之本草專著為研究文本，從事紮實之點校、匯整、條理、歸類、分期等工作，再依歷史發生的序位檢視認識方法的特色所在，以重構歷代本草學中的認識型。

四、迄今完成之工作項目及具體成果：

本研究計畫第二年之進度，首先將所蒐集、彙整之歷代本草學著作，針對漢《神農本草經》所列舉上、中、下品之一百九十三味藥，以時代為縱座標，並以性味歸經、功效主治、產地產時、服食者禁忌等類目為橫座標，對本草系列典籍進行點校、匯整、條理與分類考察，探究其諸多性質在歷史中被認識的過程，進而尋繹傳統醫家於不依傍成分解析的情況下，用以掌握物理與藥性之關鍵所在。

(一) 蒐集暨整理歷代本草學之著作如次：

時代	出版西曆	編撰者	書名
漢			《本草經》
三國魏	220-230	李當之	《李當之藥錄》(《李氏本草》)
三國	208-239	吳普 (約 149~259)	《吳普本草》
西晉	304	稽含	《南方草木狀》
梁	約 500	陶弘景	《神農本草經集註》
唐	659	蘇敬、徐勣等	《新修本草》
宋	1098-1100	唐慎微撰 張存惠重修	《證類本草》
宋	1116	寇宗奭	《本草衍義》
南宋	1159	唐慎微撰 王繼先校定	《紹興校定經史證類備急本草》
金	1186	張元素(潔古)	《醫學啟源》
金	約 1200	張元素	《潔古老人珍珠囊》
南宋	約 1202	劉信甫	《新編類要圖註本草》
元		李杲(東垣) (1180-1251)	《用藥珍珠囊》(《藥性珍珠囊》)(《東垣珍珠囊》)
元初		原題陳師文等	《增廣和劑局方用藥總論》
元	1298	王好古(海藏)	《湯液本草》
元	1330	忽思慧	《飲膳正要》
元	1358	朱震亨(丹溪) (1281-1358)	《本草衍義補遺》
元	約 1367	吳瑞	《日用本草》
元明	約 1384	徐彥純	《本草發揮》
明	1406	朱橚	《救荒本草》
明	1449	蘭茂(1397-1479)	《滇南本草》
明	約 1485	滕弘	《神農本經會通》
明	約 1487	盧和	《食物本草》
明	1496	王綸	《本草集要》
明	1501	熊宗立	《珍珠囊補遺藥性賦》
明	1505	劉文泰	《本草品彙精要》

明	1522-1547	薛己	《本草約言》
明	1522-1566	甯源	《食鑑本草》
明	1565	陳嘉謨	《本草蒙筌》
明	1575	李梴	《醫學入門》
明	1578	李時珍	《本草綱目》
明	1581	龔延賢	《藥性歌》
明	1592	方有執	《本草鈔》
明	1597	周履靖	《茹草編》
明	1598	杜文燮編、焦耿芳校	《藥鑒》
明	1609	張三錫纂、王肯堂校	《本草選》
明	1612	李中立	《本草原始》
明	1614	穆世錫	《食物輯要》
明	1620	趙南星	《上醫本草》
明	約 1621	姚可成	《食物本草綱目》
明	1622	李中梓	《雷公炮製藥性解》
明	1622	繆希雍	《炮炙大法》
明	1622	鮑山	《野菜博錄》
明	1623	繆希雍	《神農本草經疏》
明	1624	張介賓（景岳） （1563-1640）	《本草正》
明	約 1647	盧之頤	《本草乘雅半偈》
明	1624	倪朱謨	《本草匯言》
明	1641	蔣儀	《藥鏡》
明清	1660	顧元交	《本草匯箋》
明清	1661	沈穆	《本草洞詮》
明清	1664	劉若金	《本草述》
清	1666	郭佩蘭	《本草匯》
清	1678	蔣居祉	《本草擇要綱目》
清	1681	閔鉞	《本草詳節》
清	1683	王翊	《握靈本草》
清	1686	王遜	《藥性纂要》
清	1687	陳士鐸	《本草新編》
清	1691	沈李龍	《食物本草會纂》
清	1694	汪昂（詡庵）	《本草備要》
清	1694	汪昂	《本草易讀》
清	1694	馮兆張纂輯	《藥性主治合參》
清	1695	張璐	《本經逢原》
清	1663-1696	張志聰撰、高世栻編	《本草崇原》
清	1696	程履新	《山居本草》
清	1711	何克諫	《生草藥性備要》
清	1724	姚球撰、托名葉桂	《本草經解》
清	1731	王子接	《得宜本草》
清	1736	徐大椿	《神農本草經百種錄》
清	1737	朱鑰	《本草詩箋》
清	1753	黃元御	《長沙藥解》
清	1754	黃元御	《玉楸藥解》
清	約 1757	徐大椿（靈胎）	《藥性切用》
清	1757	吳儀洛	《本草從新》
清	1761	嚴潔 等	《得配本草》
清	1717-1767	沈金鰲	《中醫要藥分劑》

清	1769	黃宮繡	《本草綱目求真》
清	1772	劉漢基	《藥性通考》
清	1799	孫星衍	《神農本草經注》
清	1803	趙學敏	《本草綱目拾遺》
清	1803	陳修園	《神農本草經讀》
清	1809	吳世鎔	《神農本草經疏輯要》
清	1832	鄒澍	《本經疏證》
清	1832	楊時泰	《本草述鉤玄》
清	1834	武湊	《本草隨錄徵實》
清	1840 刊行	姚瀾	《本草分經》
清	不詳	王如鑒	《本草約編》
清	約 1847	吳其濬	《植物名實圖考》
清	1848	吳其濬	《植物名實圖考長編》
清	1848	趙其光	《本草求原》
清	1850	葉志詵	《神農本草經贊》
清	約 1865	費伯雄	《食鑑本草》
清	1865-1887	黃光霽撰 金山農錄存	《本草衍句》
清	1885	戈頌平	《神農本草經指歸》
清	1886	陳蕙亭	《本草撮要》
清	1898	張秉成	《本草便讀》
清	1904	周巖	《本草思辨錄》
清	不詳	不詳	《本草類考》
清	1910	仲學輅	《本草崇原集說》
民初	1914	張山雷	《本草正義》
民初	1918-1934	張錫純	《醫學衷中參西錄》

(二)【附件】：

- 「《神農本草經》藥味目錄總表」
- 「本草歷代流變輯校暨二、三校工作凡例」
- 「本草歷代流變打字暨初校工作凡例」
- 「本草系列原典圖例」
- 「本草引書編年表」

三、工作過程中所遇之困難及因應

由於所核准之款項，僅得以聘用一名專任助理，而主要工作內容：如補正凡例，建構百部典籍之目錄索引電子檔，蒐集、彙整、點校本草歷代流變、併輸入電腦加以校勘等等，悉涉及繁複之版本考定、文獻句讀、刪定其重等工作項目，無法委託打字行或一般工讀生代為處理。如此繁重之作業僅由一名專任之大學畢業生負責，焚膏繼晷，情況著實困窘，其間雖幸得濡慕傳統醫家思想文化往來諸生之熱腸襄助，前三年之進度猶未及預期，乃向貴會提出延長計畫年限之申請。四年已過，三校初成，經費雖早告罄，葦路藍縷不息。自漢迄清本草流變通史草成，今冬適逢香港中文大學古文字專家張光裕教授，相詢楚簡帛書醫籍中論及藥名、方劑、功用而流變紛歧、昧而難解諸端。欣感計畫初成，即得為相關研究略盡綿帛。至於將字數龐大之研究成果製成光碟、架構網站暨本草流變通史四校工

作等，舉凡受限於經費、人力而未竟之志，猶衷心亟待來年。

《神農本草經》三六五味藥，自漢迄清歷百部典籍流變之通史工作項完成後，繼前發表〈重審陰陽五行理論——以《本草》學中的認識方法為中心〉（200005，臺大中文學報，12期，頁285-364）一文後，復有論及仲景本草用藥之〈煩憂何得愈？——《傷寒論》中「煩」證的身體感〉（200410，感同「身」受：日常生活與身體感的文化研究研討會，中研院民族所主辦。）之發表。筆者信此僅為本計畫的初季採收，根深樹老，四時還來。